

中篇小说选

(一)

1976—198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篇小说选

(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薛 兵

封面设计：邬烈炎 原小民

中篇小说选（一）〔1976—198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5 插页 423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白板纸本）1—2,350册 （平）1—5,100册

统一书号：10355·700 定价：白板纸本4.30元
平装本3.90元

编 辑 说 明

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扬子江文学总汇》。

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包括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

选编的方式，有个人专集（选集、多卷集），有按年代、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以及新创作集。

《总汇》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硬性排名次、定先后。个人专集，可一年编一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可一年编一集，也可数年编一集，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

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载创作实绩之舟的《总汇》，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积十年三十年之力，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扬子江文学总汇》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 海 笑 勘探者车厢奇遇…………… (1)
- 梅汝恺 晴雨黄山寄情录…………… (42)
- 黄蓓佳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170)
- 周梅森 崛起的群山…………… (239)
- 姜 滇 瓦楞上的草…………… (355)
- 储福金 石门二柳…………… (462)
- 乔雪竹 北国红豆也相思…………… (534)
- 董会平 越过群山…………… (608)

海 笑

勘探者车厢奇遇

—

“为了旅客们的安全，爆炸品、危险品、易燃品，严禁携带上车！”

在月台的人声、车声、撞击声和汽笛声中，一个操着本地普通话的女中音在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旅客们注意。她的语调温柔、亲切，使这个严厉的命令带有一种请求和劝告的性质。她所指的爆炸品和易燃品都是明白无误的，如“汽油、鞭炮、甩炮、香蕉水、炸药、雷管、导火线……”等，只是“危险品”的概念太大太抽象，本应属于“父辈”的，现在却屈居于“子辈”的“爆炸品”、“易燃品”之列。由此可见，铁路上为了旅客们的安全，突出强调，也顾不上讲究语法和修辞学了。

前撞后推，左右夹击，近半年来没有出过山沟的地质勘探工人温铭终于通过了拥挤的轧票口；他听到这广播，汗涔涔、憨乎乎的圆脸上，绽出一丝笑容，厚厚的嘴唇努力一

下。是呀，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整顿、改革、前进，你听，广播员的声音多甜，对旅客多么关心！

他条件反射地晃晃手里的两只包，右手拎的是一只全国地质战线职工都有的四角方方的帆布地质包，里面装了他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还有带给家人和朋友的一些南方水果：香蕉、芭蕉、龙眼、苦瓜。左手拎的是一只白色的纸盒。里面装了他们队这半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物理勘探的磁带。他抿着嘴唇笑了笑，他会带爆炸品、易燃品和危险品上车么？他也不相信别人会带这类东西上车，当真他活得不耐烦了，想把自己的一条小命也贴上；即使有谁带了这类东西上车，还会不被检查出来！

嗨，乘上火车就保险了，只要熬过一天一夜，就能到达他的目的地了。

二

三天前的早晨，温铭刚换上一双翻毛登山靴，戴好藤条编织的安全帽，正准备出工上野外勘探，队长王澄忽然推开窗户大声地喊道：“温铭，你来一下！”

队长王澄，是新选拔出来的、符合“四化”标准的干部。年龄：三十五岁；文凭有一张，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证；德才方面，经过民意测验，他得票百分之六十五。在他做技术员时，实际上就挑起了队长的担子，组织生产、保证质量、安全检查，全是他他在操劳实干，老队长不过点点头动动嘴而已。

温铭对私心较重的老队长有几分畏惧，也有几分怨恨，对这位新队长却一点也不拘束。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一声，就往竹、席结构的队部办公室跑去，他准备接受新队长分配给他的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过去，到野外勘探，下水、爬崖、上树，哪样事情他没有干过。

“队长，叫我有何事？”他推开门兴冲冲地问道。

王队长笑眯眯地瞅着他，半晌，才嘻开嘴巴问道：“小温，今年你三十一岁了吧？”

这一问，倒使温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大家都正忙着去野外勘探，队长却提出这么一个古怪的问题，难道年龄和去野外勘探有什么关系？他疑惑不解地望望队长，只见队长的态度不止和蔼，还极诚恳，他不自地点头回答了：“嗯。”

“听说你到现在个人婚姻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父母替你找了一个对象，等着你回家见面，是吗？”说到这里，队长忽然不笑了，一脸的严肃劲儿，

温铭的脸顿时红到脖颈，不知是承认好还是否认好。他奇怪，父母的家信他才收到没几天，两个老人是在为他的婚姻操心，并且希望他能立刻回去相亲，但是这些属于绝密的内容，新队长怎会知道得一清二楚？难道他有什么新技术或者特异功能可以透过信封看到里面的内容？而现在他提出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用意？

他用眼角偷看了队长一眼，象姑娘似地低下了头，望着脚上一双翻毛登山靴发呆。

队长没有等待他的答复，又继续说道：“小温，我们决

定让你回去一趟解决这个问题。”

听口气，没有一丝揶揄取笑的意思，在“我们”里面，还包括了党支部书记，包括了副队长和他们钻机班的班长。

温铭怎能接受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施舍。最近工作正紧张着，他们虽然完成了上半年的勘探任务，可是下半年的任务更重，现在他们全队上下正在艰苦战斗，在这样的时刻，他怎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去谈情说爱？就是一辈子找不到对象打光棍儿，也不愿做这号丢人现眼的事！再说回家一趟来回得花多少路费，现在物价看涨，过去三、四角一斤的鱼，现在要卖到一、两块；二、三角一斤的香蕉现在要卖到八、九毛，他父母虽然都有工作和收入，但生活过得并不舒坦，温铭每月补贴他们一些自己就所剩无几了。他脸上的神经根绷紧了，生硬地回答道：“谢谢你们，我不回去！”

他这样的回答，若是碰在老队长手里，非板起面孔剋他一顿不可。可是新队长没生气，反倒嘿嘿笑了起来：“哦，哦，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就急着表态啦，等我说完了，你可不要懊悔呀！最近我们研究了上半年的工作资料，发现这个地区很可能蕴藏了石油，为了更有把握，我们想派你去G城新建立的电子计算机中心重新回放磁带，处理资料，弄清楚这儿的地下情况，难道这个任务你也不接受么？”

G城就是温铭的故乡。他做梦也没想到新的领导班子对工作这么认真，对职工这么关怀。过去从山沟里进城的美差，不是派干部去，就是派与队长关系好的职工去，哪能轮到老实巴交的二级工温铭的头上啊！

温铭笑了，嘻嘻地笑得象个孩子，立刻接过队长手里两

尺长、一尺阔、五寸高的纸盒，这盒子沉甸甸饱鼓鼓，里面装的都是他们这半年来物理勘探的磁带，他将它紧紧地接在怀中，爽朗地答道：“我去，一定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

三

上车的人太多，前堵后推，象大海涨潮，后浪推前浪。每一个车厢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而火车在这站只停靠六分钟，万一上不了车可怎么办？忽然，温铭看见第四号车厢上下车的人都很少，他灵机一动，拎着大包小盒便朝那边跑去。

突然，一声吆喝：“站住！”一个挂着红胸章的女列车员，把一双细眼睛瞪到最大限度，从他的头上往下扫描，最后“停格”在他的脚上，脸色骤变，狠狠地挖了他一眼，挥手驱赶道：“去，去，去！这是软卧，不是你上车的地方！”接着，她就不再理睬他了，而对身着牛仔裤、推着轱辘旅行箱的两个外宾，笑吟吟地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请上车！”

温铭一阵懊丧，这两天，为了赶路，从小吉普转乘长途公共汽车，又从长途汽车转乘火车，确实把他忙昏了头，竟糊涂得忘记座位有软硬之分。可是他又奇怪自己还没有出示车票，那个细眼睛的列车员怎会知道他不是乘软卧的人？他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停格”住的两只脚，哦！原来是脚上穿了一双翻毛登山靴露的馅儿。

他上路太匆促了。那天，王队长叫他换换衣服马上就

走，临出发前又捶他一拳祝他胜利地完成任务，还教他在“恋爱战线上要主动出击！”他的鞋子还没来得及换，又被司机小朱推上吉普，一直把他送到长途汽车站，摆摆手朝他喊了一声：“祝你一路顺利！”

唉，现在碰了一鼻子灰，还顺利呢！

要是换上三接头火箭式的皮鞋，今天会出现奇迹么？不过他想，即使你列车员认出我是坐硬席的，也不该那么凶狠，更不该在外宾面前奚落自己的同胞呀！

怨气只出现片刻，随即便烟消云散。温铭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一向对己严对人宽。这次能够公私兼顾地出差去G城，心里一直乐滋滋的，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愿搁在心上，他自我解嘲地苦笑一下，便奔向后面几节硬座车厢。趁着秩序混乱之际，从队伍的侧面钻上了车厢，先递过去一只包占住位置，然后再随着队伍向前移动，走到占领的位置旁，忙把一只旅行包塞进长长的行李架上。做完这一切，这才抱着纸盒从容地坐下来。

在他的身旁坐着一位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有点谢顶，额头显得特别宽，特别光亮，他正趴在窗口，神情专注地观察着月台上的动静，白皙的面孔上，一副浓黑的双眉时而蹙起，两张厚厚的、有棱有角的嘴唇时而哑动着，也不知他是对月台上不太卫生的环境有看法，还是对上下车的秩序太混乱有意见，或许他也看到了那位女列车员对温铭的态度太凶狠了吧，他的双眉竟越蹙越紧，高高地耸起，就象国画上远方的两座小山。等到火车开动后，他又将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移向车内，对着车厢过道的旅客，看一眼点一下头，似乎

在计算着超载的人数。果然，在点完人数后，他便掏出一本黑面的笔记本记上一笔。这时，温铭又发现在他的座位旁还放着一台便携式录音机。

温铭从他的不凡器宇和观察事物的态度上，断定他是一个记者或者作家。温铭长这么大，还没和记者或作家坐在一起过，更没有被他们采访过。他又兴奋又紧张。在队里，他听人说现在做记者挺容易，都是靠打电话和发电报搞采访，最多不过到一个单位里找负责人谈谈话，看看材料，摘摘抄抄，就能写出一篇新闻通讯来；至于作家，那差事就越发美了，吃吃酒，散散步，闲聊聊，胡吹吹，然后编编造造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一部书。没想到今天他碰到的记者或者作家却与那些人不一样，也挤在这硬座车厢里和大家一样吃辛苦进行采访。不过，他又担心万一这位“作家”或者记者向他采访，他这笨嘴拙舌的说什么好啊！

“同志，你到哪儿下车？”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温铭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只好如实相告：“到G城。”

“回家探亲？”

温铭愣了一下，“不，是出差！”

接着问题又来了：“噢，你手里捧着一个什么宝贝，怎么不放到行李架上去？”

“这是我们勘探队……”突然，温铭记起队长临行前的吩咐：这一盒磁带不是什么唱片磁带，不是一般的录音磁带，而是他们勘探队半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关系到他们工作地区今后的发展前途。队长一再要他注意保密，注意保护。

想到这些，他便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

记者或作家见他有为难之处，倒很体谅他，马上转移了话题：“哦，你大概一路辛苦了，赶快休息一下吧！”说完，便和别人去交谈了，交谈的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路上顺利不顺利，碰到哪些困难的话。

温铭紧张的情绪消除后，真的觉得自己很累了，也不管车厢里多么闷热，把头向后一仰，靠着人造革的背椅，闭上双目，准备打个盹儿了。

“为了旅客们的安全，爆炸品、危险品、易燃品，严禁携带上车……”

列车上的这位广播员比车站上的那一位更要动听，声音娇嫩，普通话说得又好又流利，它竟象催眠曲一样，使温铭在嘈杂、闷热的车厢里酣然入睡了……。

火车进站了，他从窗口里看见白发斑斑的父亲，见风流泪的母亲，还有那一位还不认识的对象朱文丽来接他了。开始，父亲见他一身时髦的打扮，有点吃惊，不过很快的便醒悟过来，高高兴兴地拉着他到朱文丽的前面介绍道：“呶，小朱，这就是我家的小铭！”朱文丽抿嘴笑了，他马上照着队长的吩咐，勇敢地伸出手去握住她欲伸不伸的手，然后便和她肩并肩地向出口处走去。妈妈瞅着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地恳求道：“小铭啊，这次在家里多住几天，一定要和小朱把事情谈定了才能走啊！”他低声相告：“妈，我这次大概能住十天。”“十天怎么够，板凳也焐不热，还能拢住一个俊女子的心！”唉，他们地质战线的职工就因常年在野外工作，城里的许多姑娘都看不上他们，她们的眼睛只看到鼻

尖尖，在婚姻问题上除了身高一米七五以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要在同一个城市工作”，那些浅薄的父母还编出一首损人的顺口溜，说什么“有女莫嫁勘探郎，一年到头守空房，盼得一次回家转，带来一包脏衣裳”。由于这种原因，他虽工作了六、七年，也没有能谈成一个对象。上次父母千说万磨托人介绍了一个对象，可是他们才开了一个头，散了一次步，而他的假期已到，急忙归队，结果功亏一篑，使这一次短命的恋爱又告吹了。现在他看到老母心急如焚，只好妥协：“好好好，这次多住几天，十五天总够了吧！”来时，队长给了他十天到十五天的宽限时间，刚才他报了一个下限期，现在又报了一个上限期。急于想为独子办喜事的老母破涕为笑了：“哎……”

“哎，醒醒，把票拿出来看看！”

他突然被人推醒，想到自己竟做了一个恋爱的梦，而忘记了更重要的工作任务，他不禁脸红了。

“哎，快把票拿出来看看！”

他揉揉惺忪的睡眼，见一个面目姣好、穿制服的女列车员和一个穿白色的确凉绣花衬衫的姑娘站在他的面前。他以为还在梦中，当真交上了桃花好运，又一次揉揉眼，再睁开一看，这才看清她们紧绷着脸，眼含怒意。他马上明白过来，她们绝不是缪司的使者，而是来查票的女人，连忙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到G城的车票恭敬地递过去：“请看！”

那面目姣好的女列车员拿着票正看、反看，居然找出破绽，漂亮的脸蛋陡地拉长一寸，声色俱厉：“你是站票，怎么可以抢占座位，快站起来让人家坐！”

穿白绣花的确凉衬衫的姑娘立即将一个红色的手提包放到茶几上，走前一步立定在他的面前，手持一块摺成豆腐干的手帕当扇扇，一边拿眼角乜他，只等他站起来，便尽快地坐下去；也许在坐下之前，还要用手帕擦擦他落在椅上的灰尘吧。

从四面八方投来的眼光炙人、撩人、损人。

温铭惊愕莫名，他象被人捉弄的一头猴崽，疑惑、羞怯、忿怒，不服地从女列车员手中接过那张倒霉的车票，从正面看到反面，终于看到在反面贴了一张长方形的薄纸条，上面印着一个“无”字，他只得彻底认输。一阵羞赧，脸孔红到脖颈，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立起来，一边呐呐地解释道：“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一张站票。”

女列车员哼了声，不屑与之争辩，便飘然而去；时髦的女旅客白了他一眼，洋洋得意地坐了下去。这明显的是对他的不信任，对他这种“丑恶”行为的鄙视。

他一阵心痛，委屈得几乎要掉下泪来，他的行为丑恶么？

昨天，汽车到达C城时，火车站售票处已关门停业。他只好今天一早就去排队买票。买票的队伍排成了一条长蛇似的，他想多花几个钱买一张卧铺票算了，一抬头看见窗口上高高挂起一个木牌，上面写道：“卧票已售完”，无奈只好跟在“长蛇”后面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也不知等了多久才轮到了他。他根据票价，将钱如数递上。不久，便从窗口里塞出一张票来，窗门随即“乒”地关上，挂出一个“票已售完”的牌子，当时，他颇为得意，庆幸自己“吉星高照，一

路顺利”，万万没有想到给他的竟是一张“站票”。既然是站票，为什么不低于坐票的价格？既然是查票，为什么不说一个“请”字？这算什么服务态度？胸中渐渐燃起的怒火把他的双颊烧得绯红。

“同志，你在我这里坐一会儿吧！”那位不知是作家还是记者的中年旅客发出了邀请，一边说一边就准备站起身。

“谢谢你，我不坐，我能站。”他，一个年轻人怎好意思去坐一个中年人的位置，何况这个人还是个作家或者记者；为了表示他衷心的感谢，他傻乎乎地笑了一笑。这一笑，也就把刚燃起的怒火浇熄了一半。

“请把你的车票给我看看，好吗？”

果然，这个作家或者记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

这个请求是不能拒绝的，他把票递了过去。

“真是一张站票，这是谁的创造发明？”作家看过他的“站票”，也发出了感叹，话中似乎还有要追究一番的意思。

温铭从他的同情中得到些许安慰，很想把今天早晨在车站买票的情况一吐为快，可是一看旁边那位时髦的姑娘正用眼角瞅他，还故意努了努嘴巴，表示很不以为然，他又什么也不想说了。倒是对面的一位胖旅客和作家热烈地交谈上了：“我真不明白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多开两趟列车？为什么不把列车加长一些？”

“哦，列车现在已经够长的了，有的已加到十三节、十四节，如再加长，到一些中小车站的月台，就无法停靠，旅客上下车都不方便，出了事故怎么办？多开几趟车，就要有

火车头，要有车厢，车皮，要造双轨……”那位作家好象什么都懂，说得胖旅客心服口服。

那位时髦的姑娘被他们的谈话所吸引，竟突然插了一句：“那就多铺设一点铁路，多建两个机车和车辆制造厂呗！”

“问题不那么简单，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的国家比较穷，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简单的数字吧，我国十亿人口现在只有五万多公里的铁路营业，人家美国二亿多人口却有三十二万公里的铁路，连印度人口六亿也有六万公里的铁路……”

“唉，中国就是不行！”时髦的姑娘没有听完，就讥笑了一句。

她嘴里说出的“中国”，好象不是她的“中国”，轻飘飘的，连“我们”两个字也不肯加，一副鄙薄的神情，使人生气。

温铭不满地盯了她一眼，想说几句厉害的话教育教育她，不能让她随便地、任意地鄙薄自己的祖国；可他是茶壶装饺子，有货也倒不出来。他用舌头舔了几次嘴唇，也没想出一句既有份量而又文明的话来。

还是作家反应灵敏，对那位姑娘点点头，很婉转地批评了一句：“只要我们大家努力，中国就行！我们祖国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今后也一定会变得更加灿烂的。”

胖旅客也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要大家都‘努力’，难呢，你看刚才那位列车员，什么态度嘛？哪懂得一点文明礼貌，车开出来一个小时了，她送过一次水没有？”

“啪！”作家突然打开录音机，将胖旅客对列车的批评